

“迷途星星”的救赎之路

本报记者 徐新怡 通讯员 丁洪

“小琨(化名)! 你过来我这里。”

听到民警呼唤,不远处的小琨一路小跑过来,不忘整理下耷拉在额前的刘海。

得知有记者采访,她显得兴奋又紧张,眼睛瞟向一旁的警官:“我想你陪我一起。”

谈话室里,小琨先开启了对话:“我有个姐姐是战地记者,我很佩服你们这一行。”她比划起扛摄像机的动作,一旁的警官被她逗笑。

眼前的小琨开朗大方,充满活力,与刚入狱时大相径庭。是什么原因让她改变如此之大?



跌落人生谷底

小琨是杭州人,从小长在富裕家庭。成年后,她认识了如今的丈夫,两人很快陷入爱河。

“领结婚证当天我才发现他比我小7岁。”但小琨很快就原谅了对方隐瞒年龄的行为,全然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他。

结婚后,丈夫对于投资的强烈执着,几乎让小家庭入不敷出。为了满足丈夫的金钱欲望,小琨铤而走险,最终因犯合同诈骗罪获刑。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罪犯,父亲很爱面子,在这之后家里连亲戚之间都很少走动了。”小琨无法接受反差如此大的身份

转变,情绪变得暴躁敏感,经常与同犯发生口角。

“举椅子吵架是常态。”警官说,那时候的小琨不仅自己改造情况糟糕,还影响了监管改造秩序。

入狱不久,小琨收到丈夫一封长达7页的信。民警以为这能成为她改造的转折点,但信中内容成为压死小琨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怪我家底不够丰厚,支撑不起他的发财梦。”不仅如此,丈夫还向她起诉离婚,并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从那天起,小琨把自己与外界隔绝起来,她还常常产生幻觉以为身边的人要杀她。

“我们给她带来光”

“她当时的精神状态特别糟糕,像刺猬一样,拒绝周遭一切的善意。”改造消极的小琨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此后,监区通过一系列忏悔教育活动以及心理干预等,引导小琨正确面对罪错、

正视现实,重新鼓起积极生活的勇气。

“我们能做的就是不厌其烦地走近她,她的天空没有光,我们就给她带来光。”民警说。

民警得知小琨入狱之后十分想念两个小孩,于是主动联系她的父母,了解孩子情况,并积极询问离婚案的进展情况。

在民警的鼓励下,小琨的孩子手写了一封信,同时通过亲情短信、电话等方式与小琨沟通。

一周后,孩子的信寄到了监区,信中充满了对母亲的想念和爱。“我的孩子长大了……”看着稚嫩的字迹,小琨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这不只是一封信,更是她在监狱里希望的寄托。

为了让小琨顺利办理离婚手续,监区民警专门为她讲解婚姻法。这堂为她量身定制的课,让她明白离婚能为自己和孩子争取到什么。

“警官,我想找你谈心……”慢慢地,小琨开始主动找民警倾诉。

民警顺势引导她参与到监狱的心理咨

询活动中,“别再纠结与丈夫的爱恨情仇,要把关注点放在自身的改造和孩子的成长中,陷在过去只会困住自己。”一次次的耐心教诲打开了小琨的心结,最终同意与丈夫离婚。

“人是可以改造的”

去年5月,分监狱举办“播撒阳光 逐梦同行”亲情帮教活动,看到久别未见的一双儿女,小琨泪流满面。

“按照我的改造情况,是没有机会获得亲情帮教这项奖励的,是警官帮我极力争取,让我有机会见到了我的孩子们。”小琨说,她当年离开时,小女儿才10个月大,“她像个大人般出现在我面前叫妈妈的那一刻,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至此,小琨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改造状态,凭着较高的学历基础,充分发挥自己的绘画、写作特长,并利用业余时间,出板报、写报道。在习艺上,她还会手把手教技能不熟练的同犯操作。

如今,小琨不仅改善了之前紧张的人际关系,融入积极的改造氛围,还获得了监区的表扬和奖励。

“人是可以被改造好的,我想这就是这份平凡岗位带给我们的全部意义。”监区警官成为了她蜕变的见证者。

“从小到大我唯一坚持的事情就是画画了。”当被问到出去想干点什么的时候,小琨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我和几个朋友说好了,如果可以的话打算合开一家广告公司,我来当设计师!”

《私心》获奖后,他想讲更多监狱故事

见习记者 俞可薇 通讯员 田振宁

“又获奖了!”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刘剑的朋友圈更新了,配图是他的获奖微电影《私心》的剧照。

刘剑,是浙江省金华监狱民警。当日,在第五届“玉琮杯”清廉微电影微视频大赛中,由他导演编剧的原创微电影《私心》从21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优秀奖,也是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唯一获奖作品。

当记者向他表示祝贺时,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叫“私心”?

三度落泪

《私心》讲述了刑满释放人员梅理顺实名举报监狱退休民警金生,称后者与其妻子存在不正当关系。监狱纪委层层抽丝剥茧,发现这是场误会。

“因为在电影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私心。”刘剑说,梅理顺举报金生,是因村里谣言而起的私心;金生看着与自己已逝女儿长得相像的梅理顺女儿,萌生照顾的私心;梅理顺妻子想让金生多加庇护自己家人,也是私心。

《私心》的故事,微小却感人。刘剑提到,创作过程中,他曾受到剧本和演员的感染,三度落泪。

第一次是在会议室,当金生前妻看到梅理顺女儿和自己逝去女儿一样的脸庞时,他和演员一同落泪了。



第二次是在医院,金生女儿抢救无效离世时,金生的情绪宣泄,让在场的人都沉浸其中,潸然泪下。

最后一次是影片结尾,金生一家和梅理顺女儿拍全家福,镜头闪回金生和已逝女儿一起拍照。镜头外,刘剑的泪又落下。

《私心》的萌芽

“《私心》是契合‘玉琮杯’清廉微电影的主题而创作的。”刘剑表示,事实上,监狱民警不可能私下单独和罪犯家属联系,不然就像影片中一样,容易产生误会,“人有私心是正常的,但是私心必须在正当程序和规则内。”

谈到《私心》的灵感来源,刘剑提到了2019年金华监狱的新芽艺术节,这场展现艺术改造成果的活动,他是活动执行。

什么不把这些记录下来呢?”刘剑萌生的这个念头,在《私心》情节中得以展现出来。

讲更多故事

这不是刘剑第一次获奖。从警十多年,刘剑完成剧本撰写和拍摄制作等10余部作品,每一部都获得了奖项,从连续三届荣获平安浙江“三微”比赛优秀剧本奖到走上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短视频单元荣誉盛典的舞台……

“监狱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是我创作的源泉。”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出身的刘剑,用电影讲述了许多监狱民警的故事。

他的微电影《守护》,正是根据省金华监狱民警的真实故事改编的,讲述了主人公曾诚夫妻同为警察,接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令后赶回单位,儿子曾勇琦去医院照顾病危的奶奶。与此同时,在监狱内执勤的曾诚了解到,一名罪犯的女儿被拐卖,通过与公安机关共同努力,帮助罪犯找回了女儿,让罪犯感受到了改造的温度和希望。

《守护》此后被提名浙江省微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剪辑奖;在第三届、第四届平安浙江“三微”比赛中斩获微电影三等奖、最佳男演员奖。

如今,刘剑正在筹划下一个影片,“在做好本职工作之外,我想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希望监狱故事也能出圈。”

“一对一”帮教解心结



通讯员 杨宏凯 文 张慧琪 摄

“我坐牢以后,孩子升学会不会受影响?”“我刑满回家后,是不是可以参与小区物业管理?”

近日,浙江省长湖监狱联合海盐县司法局及各司法所,对部分海盐籍罪犯开展“一对一”帮教,听取罪犯的合理诉求,解答罪犯的法律疑问,帮助罪犯协调解决子女入学、家里老人照顾等现实问题。

罪犯胡某人监已经5年,当他通过宣传片《这就是海盐》看到家乡的巨变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口气提了多个问题,帮教团成员一一作了耐心解答,明确表示社会不会歧视服刑罪犯的孩子;只要本人改邪归正,今后找工作等都不会受到影响。听了这些话,胡某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帮教活动后,监狱与海盐县政府部门一行就持续加强监地协作开展深入交流,在完善协作机制、丰富协作内容、创新协作方式、深化刑罚执行一体化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并现场签署《监地协作联合帮教协议书》,明确进一步巩固结对合作平台,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全面推动构建监地“法治共建、安全共保、成果共享”工作格局。

据悉,近年来,省长湖监狱将社会帮教活动纳入教育改造计划,2023年共组织各类社会帮教活动15场次,接受现场帮教罪犯700余人次。